

□ 姚吉宏

# 坐在翘街看流云

天气晴好,高远而湛蓝的天空,白云舒卷自如。

深秋的午后,我在古城翘街的红军广场边上闲坐,听“荷塘琴苑”里传出的悠扬琴声,仰观天空中洁白的流云,任思绪追逐着那点点滴滴的陈年往事。

1984年9月20日,黎平县民族事务委员会一纸通知,将不到二十岁的我,从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招至《黎平县民族志》编写组,从事资料搜集工作。从此,我在黎平城里工作、生活三十余年,无数次从翘街走过。因工作,陪同访客到翘街瞻仰黎平会议会址,亦不计其数,但总是步履匆匆。难得今日有暇,在此坐看流云,想着翘街的前世今生。恍惚间,仿佛听到了时光深处的鼓角争鸣,仿佛看到了翘街几百年变幻的历史风云……

黎平城始建于明洪武十八年,几百年来一直是历代的府、县驻地。翘街位于黎平城东南,东起城垣东门,南至二郎坡荷花塘,全长一公里。因地势两头高,中间低,形如扁担,又称“扁担街”。明、清



时期,这里店铺林立,商贾云集,至今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群,正是昔日荆楚与徽晋客商繁华熙攘的注脚。1934年,历史又一次垂青这个边陲古郡。是年12月14日早晨,距黎平城不算太远的羊角岩大坡头方向,响起阵阵枪炮声。经过激烈的战斗,红军击溃黔军周芳仁旅第7团,准备进驻黎平城。黎平城内民众奔走相告:红军来了,大家去迎接红军。开火炮店的宁老四把店里

□ 陈平

## 小篇幅大情怀

——读甘典江散文集《米的恩典》

这些年,一直致力于书画和文学创作的甘典江,其散文集《米的恩典》终于出版了。所收散文,虽然篇幅短小,却微言大义,堪称精品美文。在这个集中,我读出了小篇幅中的大情怀。

翻开集子,首篇《米的恩典》,刊于2014年6月4日《人民日报》,后被多家刊物转载,被多家高考复习资料作为现代文阅读文本。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人民要生存,粮食是头等大事,而米排在粮食的首位。甘典江在这篇文中开头就写道:“在所有的汉字当中,我最敬重的一颗字,是‘米’字。”他从一个“米”字伸开开来,以米对人类之恩惠、馈赠,表达了对米的珍惜、敬畏和感恩之情。但他感恩的不仅仅是米,而是要感恩所有的粮食,感恩大自然,感恩社会,感恩美好的时代。他的这种感恩情怀,似春风暖流,久久地滋润在读者的心里。如果人人都懂得感恩,学会感恩,我们的心灵就不会荒芜,社会就不会冷漠,世界就不会薄情。

读甘典江的精短散文,我总能感受到清新浓郁的文化味,给人以美的回味和熏陶。《母亲的中药铺》,原刊于2011年第5期《雨花》杂志。这篇彰显民族文化风采的散文,被2012年高考语文浙江卷作为现代文阅读文本。他写此文时,正值国内有不少人在否定中医,甚至高喊要废除中医。面对这种声音,他想起了纯朴厚道、深知药理、天天与中药打交道、当赤脚医生的母亲。博大精深的中医,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尤其是对疑难杂症的治疗和调理,有着独特的优势,为人类的健康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为什么要否定和废除?面对一些人的文化不自信,为捍卫中医,坚守传统文化的阵营,他怀着对中医的敬重和热爱写下了此文,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钟爱中医的观点:“相反,我害怕西药西医,因为这些东西是实验室

配制合成出来的化学组织,成分复杂而可疑,至少没有一个在阳光之下生长的过程,没有温度、湿度,更无个性和灵魂。我实在难以想象,‘阿莫西林’比母亲的‘金银花’会更让我亲近与信赖。”他以此话对那些要废除中医的人作出了响亮的回答。他在文末写道:“而对于我而言,母亲就是我人生一味无价的中药,为我清热解暑,可以抵御这世间无奈的愁暗悲苦。”在人生的风雨中,是母亲的这味“中药”,为“我”抵御世间的所有伤害。这是情感的升华,主题的深化,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被读者称为神来之笔。

《遍地蒿草》,作者从蒿草的药用功能入手,写屠呦呦从我国古代医学中得到启示,研究创制出了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在全世界治愈了数百万饱受疟疾折磨的患者,解决了人类被顽疾摧残的困扰。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并被评为2015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她对人类的卓越贡献,正如颁奖词说的:“为了一个使命,执着于千百次实验。萃取出古老文化的精华,深深植入当代世界,帮人类渡过一劫。”自古以来,被誉为国粹的中医,就是这么神奇。在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一些医生采用了中医疗法,取得了良好的疗效,治愈了不少的病毒患者,可谓悬壶济世,誉满杏林。

从以上篇章,我们不难看出,这就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民族文化自信和国家情怀。

梭罗在《悲悯情怀》中说过,世间最人性的光辉,就是自然地将对人类拥有的悲悯情怀释放在需要帮助的人或动物身上,这是人性至高的光辉情节。具有怜悯情怀和博大胸怀的甘典江,哪怕是一棵草、一根藤、一条昆虫、一只鸟,他都对它们充满了怜悯之情,它们都有鲜活的生命,有不可任意践踏的生命尊严,更何况人?《只有鸟声才能唤我沉睡的灵魂》《致敬野草》《紫云英的葬礼》等篇,便是抒写了他对生灵的关注和悲悯,对灵魂的洞察和拷问,对人性的透视和反思。如果一个作家没有悲悯情怀,他内心一定是冷酷的,对天下苍生的苦难不会去关注、去同情、去声援。而甘典江的散文之所以能打动读者,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源于他怀有一颗悲悯之心,用善良的目去关注人生苦难,书写生命的状态,为生命的尊严而发声,折射出一种博大的爱,闪烁着人性的光芒,温暖着读者的心。

此集子,与书画情怀相关的篇章,有十余篇,占的篇幅多,从汉唐到宋明清,再到近代和当代,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里,无涯艺海,任他畅游。在他的笔下,古今书法家,一个个登台亮相,晋代的王羲之、王献之、王珣,唐代的虞世南、张旭、柳公权、怀素、颜真卿、杜牧、杨凝式,宋代的黄山谷、苏轼、米芾,明代的唐寅、徐渭、董其昌,清代的八大山人,近代的画家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李苦禅、黄胄。他们的作品,是我国灿烂的书画文化和价值连城的瑰宝。而最受甘典江推崇,临摹得最多、最用心的是王羲之、杨凝式、黄山谷、唐寅、八大山人的作品。《我为草狂》《风流三帖》《我和“非花”有个约会》《水墨五绝》等篇章,作者穿越时空,承笔墨精髓,抒书画情怀,为我国古代书画艺术大加赞赏。艺海无止境。这些年来,甘典江全身心地投入在书画的临摹和创作中,在艺海中放逐心灵,陶冶性情,功力一天天地长进,成果颇丰喜人。现在我们观赏他的书画,灵动的线条,流溢的神采,还真有魏晋之风、唐宋之气、明清之韵、个人之神。



的火炮搬出来,让每人拿上几串到东门外去迎红军。红军进入黎平城,群众积极为红军春米簸米,红军自长征以来第一次吃上了饱饭。据开国上将王平的儿子范晓光说,父亲生前经常念到贵州黎平,说当时他们团的几千斤大米都是当地的老百姓连夜用石臼舂出来的。12月15日,周恩来随部队进驻黎平,认为黎平是召开政治局会议的理想地方。12月18日夜,翘街胡荣顺商舖里灯火通明,不时响起激烈的争论。这是中共中央在此召开长征途中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这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战略转变,中央红军开始从被动转向主动,迎来了胜利的曙光。2013年8月22日,我陪同梁衡先生等人瞻仰黎平会议会址,梁先生即席赋诗:翘街翘首盼红军,黎平会议尘埃定;天降一条翘扁担,挑起长征后半程。

为了守护红色记忆,让红军精神在黎平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黎平民间一些平凡的人却做出了不平凡的事。红军入黔第一镇洪州是我的家乡,在那里,年逾八旬的侗族老人杨兰魁祖孙三代,70多年守护一座埋有14名无名烈士的红军坟。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洪州时,杨兰魁的父亲正身染疟疾,经红军官兵及时救治,才把他父亲从鬼门关拉回来,杨兰魁的父亲万分感激红军。在洪州先后有14名红军战士牺牲,杨兰魁的父亲

带领村民悄悄掩埋了红军战士的尸体。黎平刚解放,杨兰魁和父亲同时参加了村里的民兵组织,并主动向政府指认红军烈士埋葬地点,守护红军烈士墓。父亲去世后,杨兰魁继承父亲遗志,每天早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红军烈士墓。1984年,杨兰魁的大儿子从部队退伍回乡,当上了村民兵连长,经常带领民兵到红军烈士亭扫墓,杨兰魁对民兵们说:“守护红军烈士墓是我们民兵的责任。”

在黎平,这样的故事有很多。1934年12月,中央红军从黎平少寨经过,国民党部队为阻拦红军,把河面上的木桥拆毁,少寨村民为迎接红军,拆下自家门板,冒着严寒与红军先头部队在河水里共同架起了一座80多米长的木桥,后人称之为“红军桥”。前不久,我在少寨采访年已七旬的吴锡焰老人时,他说:“我17岁就参与救护红军桥了。只要下大雨,寨上的人都不打瞌睡,就安排人去桥头守,水涨就收桥,水退就马上重新架桥。”80多年来,少寨群众每年平均都要组织200来个劳动力对红军桥进行救护维修。他对我说:“这桥是红军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保护好它。”

几十年来,红军精神一直滋养着黎平人民的精气神,为建设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欣欣向荣的新黎平,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黎平县就成立“民兵绿化团”,下设民兵营、连,成建制组织实施以“绿化红

军长征路”为主题的大型绿化工程,使荒山野岭都披上了绿装。黎平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如修水库、开公路、建茶场等等,都是以民兵营、连成建制地进行实施。几十年过去,黎平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84年,我来到黎平城时,城内唯一的主街道平衡两旁还有很多低矮的木房。城内街道都是泥土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两腿泥”。如今五开大道、清泉大道、黎阳大道、曙光大道、富民南路、五贵路等主干道建成,城内骨架路网成型。城区高楼林立,到处是环境优美的高档住宅小区,住户在几居室的大房子里,舒适而温馨。

前几年出差贵阳,要坐两天的车才到,现在乘高铁,只要一个多小时即可到达。多条高速建成通车,打通了黎平北上成渝经济圈、南下珠三角、环北部湾经济圈的快速通道,为黎平经济社会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2020年3月,黎平县正式退出贫困序列。黎平这块古老红色的土地焕发了青春,孕育着新的希望。

在黎平城里安身立命三十余年,黎平的红色故事温暖了我半生的浮心,让我感受着生命的激情。我位于清泉大道的居所,距南山山文化广场仅几百米,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广场上满是跳健身舞的人群和游乐的儿童,看着这一派和谐盛世的景象,我由衷地祝福生命,祝福黎平。

□ 杨南平

## 在冰雪里感受一首诗的温度

——读宋阿毛的绝笔诗

那个遥远的冬天  
一团团的雪花漫天翻卷  
黑夜来临 北风紧逼  
刀子般地划开长津湖的疼痛  
天空灰暗大地苍白  
死鹰岭上没一丁点儿声息  
七十年过去了  
封锁生命的这个山头  
用零下四十度的低温  
储藏一位战士的诗句

宋阿毛 你是诗人气质的战士  
跟着雄赳赳气昂昂的歌声  
跟着保家卫国的志愿军队伍  
跟着英勇无畏的第九兵团  
你爬过茫茫山岭 昼伏夜行  
来到了雪铺冰砌的阻击阵地

当白天的血雨厮杀已经过去  
宋阿毛 你站在雪地的沉寂里  
你的战友站在雪地的沉寂里  
黑夜的翅膀无论怎样伸长  
遮不住你们警惕的眼睛

宋阿毛 我知道你需要恢复体力  
知道你们没有帐篷  
哪怕是挡一丝风遮一滴雨  
宋阿毛 我知道你正忍受饥饿  
知道你们想要几颗土豆  
哪怕是冰冷的坚硬的  
宋阿毛 我知道你正煎熬着黑夜  
知道你们挺立着雄鹰的姿势  
哪怕是呼吸渐渐的减弱  
渐渐的停止

宋阿毛 七十年后的今天  
我读着你的诗 读着你  
眸子里的坚毅 早已  
泪水挤满了感动 这是一首  
有生命温度的诗

宋阿毛 你爱亲人和祖国  
更爱自己的荣誉  
你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啊  
决不屈服于冰雪  
哪怕是冻死 你也要高傲的  
耸立在你的阵地上  
宋阿毛 你的诗  
抵御不了身上的寒冷 却  
铸牢了心中的钢铁意志 你的诗  
穿透了历史的冰冷 诠释着  
军人的忠诚 也温暖了  
我心中的肃然起敬

那些树好像腼腆的孩子,不肯出声;冬天的竹林是美丽的,记得2008年那场大雪时,我曾摇动竹枝,坠下遍地的冰块,如同无数的碎玻璃,反射出无数的碎碎念;冬天的村庄是沉寂的,由于村民们陆续搬出村庄,到城区道路边建了新房,剩下的几户人家零星般分散,再也沒有了热闹的气氛。

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冬天的早晨,偶尔有雾气,仿佛天上裂开一道缝隙,那些雾就像长期被囚禁的农奴一样,争先恐后地从里面跑了出来。村里的建筑便在这雾里,树和竹林也醉在这雾霭里,看不清模样,倒是那些很高的树,仿佛海市蜃楼前的船桅,在起伏着一种浪漫。

按道理,尽管百分之九十五的村民都搬离了老村,但我相信老村依然是有灵魂的。我坚信,老村的灵魂就藏在诸如楼子屋那样的古建筑里。只是你越是用心去找,有可能反而找不到。有时候偶尔一瞥,就有一种“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感。

常听父亲慨叹,人们习惯了临街楼房,却忘了祖祖辈辈穿行的村巷;人们习惯住城里的灯红酒绿里,却忘了村庄的孤独与伤感;人们可以触摸现代的脉搏,却无法触摸古村的疼痛……

杯子,也是乐器。  
太阳睡得很沉。  
黎明,天缓缓亮起,晨光映白客厅地板。凭着方才对景色的深刻,我知道窗外路旁的行道树已然倾倒,像一名保家卫国殉职的战士,那么,我眼中没有倒下的树影,是靠它全力一搏挡住风雨保护的!咖啡因我没有影响,我睡眠开始惶松。

一种感觉拂面而来,隐隐约约,真真假假,感觉清爽的,冰凉的,就是……一种流动。

我再度惊醒,非关咖啡因的提神。睡神似乎远去,精神气色振奋,我伸懒腰,暖身,也许,不久之前的瞬间,是那回事。像保存一个秘密,我知道,但我不说。

发梢犹残留着痕迹,风声、雨水、薄雾、咖啡香、树影,交融成甘甜的味道。人生,可不如一场调着味觉的盛宴?我想,也许这甘甜等待着秋枫,那么便可证明早晨瞬间的流动。

秋天的手,抚摸了我的脸庞。



立冬之后,因为父亲和妹妹生日,一个是农历十月初二,一个是农历十月初三,两人生日相连,接到妹妹的撒娇电话,我还是选择回家一趟。

从省城回老家很快,仅两个半小时,就抵达家门。爷爷见了,笑道:快去菜园接你奶奶吧。

菜园原本在两百米外,现在变成了一千两百米外。因为修大桥匝道拆迁了我家十三年前修的三层楼房,曾祖父八十年前修的木瓦房原说也要拆,还断了水电,结果没有拆,但政府已经将它纳入拆除计划,不许我们再住。我们搬离了世代居住的老村,远离了清清的清水。新的住地是在一座山下,虽然还在村境内,但用水颇为困难,父亲为此痛惜不已。

老家所在是个千年古村,人们都熟悉柳宗元笔下的“永州八记”,殊不知其中三记就在我们村境内,石洞就在村前。有很多历史人物慕名来永州打卡,来村里寻觅他的踪迹并留下诗文。特别是明清时期,文人吟咏较多,府志和县志均有记载。父亲是个文人,专门研究地方历史文化,他为了保护古村,曾到处反应,区文物局收到他的报告之后,原想把古村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但最终未果,还是阻挡不了挖机的铁爪。

□ 陶诗秀

## 秋天的手

也许就是骤雨赤脚行经窗台,没有原因,自梦醒来后,辗转难眠,却又不想起身。

独坐在房内,不知道窗外的是夜雨;还是晨雨?玻璃因雨拍打,咚咚作响。前几天仍酷暑燥热难眠,此刻,却有“秋枫叶落太湖心”的凉意。

为了见识到一场壮观的豪雨,我努力战胜赖床的情意,走到客厅。看着墙上时钟的秒针,不疾不徐地走动。

原本弄不清时间的,被雨唤醒起身后,能够确定,窗外,这是一场晨雨。雨,竟是来报时的。

薄雾起得浪漫柔软,像分散的棉花,



仿佛如果集中起来,便可以躺在雾色中安眠了。那些凉爽水汽,一定能制造一场缤纷好梦。

行道树的腰身仍未挺直,我站在开启的玻璃窗前,端着一杯刚泡好的热拿铁,看风吹了又停,停了又吹,短暂的风雨停歇,景色反而是更加地虚幻瑰丽。

然后,又开始风风雨雨了。  
雨敲打在杯缘,敲醒陶瓷的记忆,曾经是土,用情窑烧,用泪上釉。拥抱咖啡的陶瓷,于是化身成鼓,让雨敲击。它是